

生活百味

与宠物离别



静如秋叶

家有两年龄萌宠金丝熊，一周前还上蹿下跳，这两天突然走路蹒跚、四肢浮肿，不能自主进食。仅隔了一日，毛孩子就离开了。小小的身躯静静躺在女儿的掌心里，悲伤的气氛萦绕着整个屋子。

人说养宠物就是亲手种下了一颗悲伤的种子。上天注定这些物种的寿命本就如此，所以，在这场亲密关系里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多陪伴，给予它们我们所能给予的。不必难过它们的离去，因为我们爱了它们一辈子的时间。而我们在整个全身心投入的过程里，也被治愈、被滋养。



心存热爱 永远青春



小狮子巴图鲁

路过学校的足球场，看见里面战况激烈，两队人马正拼抢得难解难分，忍不住和先生感慨：“到底是学生，年轻啊，这么热的天我是连门都不想出，他们足球还踢得满场飞！”先生也把视线投向球场，看了下，嘲笑我：“你什么眼神啊，哪里是学生啊。”我仔细一看，果然，两队队员显然都不年轻了，有些身材发福，有些发际线退后，都是爷叔级别了。

其中一位爷爷级球员吸引了我，只见他顶着一头白发，却踢得特别起劲，一会儿带球突破，一会儿挥着手示意队友配合，如果单看他矫健的身形，完全看不出是位高龄人士。他的球衣背后印着一个大大的“60”，这应该是他的球衣号码，但我还是认为这很可能是他的年龄。不过年龄又有什么关系呢，只要心存热爱，永远可以在球场上奔跑驰骋，挥洒汗水。



蒋长云

住老城区有个好处，单位近。我每天都可以走着上下班，享受不疾不徐的从容。

上班途中要穿过一条曲折的小巷。小巷两边是一些经历了不少岁月的楼舍。里面住着的，多数也是上了年纪的老人。十多年的经过，这条巷子都快被我盘出包浆了。

据说这里是原市京剧团的所在。仔细分辨，那堆破旧楼舍里确有一幢略显高大，有点像剧场的模样。偶尔，巷子里会突然冒出一段字正腔圆的京戏。老剧场显然“不做大哥好多年”。里面观众席的那部分，改做了浴室。也只有冬天才有些生意，平时很安静。舞台的那个区域，紧挨着巷子，开了扇小门，砌了几级台阶，单独对外。起先做过舞蹈和瑜伽教室，但好像不太景气，不久就偃旗息鼓，一切又归于寂寞。

前几年，舞台背面朝巷子又开了一扇门。一对小夫妻在这里干起了印刷的营生。两人像是新婚不久，

陋巷

小新娘养了一只京巴，通体雪白，跑起来一滚一滚的，像一团雪。

他们来了，巷子的性格变了。印刷机轰隆隆的响声、印刷剂刺鼻的气味、小夫妻的打情骂俏，以及京巴用力过猛的履职之吠，让宁静的巷子一下子生猛了起来。

我每次经过都要放慢脚步去看看他们，看看他们给小巷带来的不一样，看看奋斗的青春和更鲜活的生活。

他们的生意和生活都在这废弃的舞台上。早上，他们在露天水龙头旁刷牙。暮色四合，忙碌了一天的他们在昏暗的路灯下炒菜、吃饭。我有时无来由地为他们忧虑：这个气味复杂、缺少通风的车间，如何承载他们的新婚浪漫呢？白天他们的床褥放哪里？晚上又能铺哪里？狗狗怎么安置？怎么洗澡？哎！天又这么热！

不久后的一天，男人运回来一些玻璃和铝合金。隔天中午，紧贴着那老剧场的背墙，安了一个一米见方、两米多高的玻璃房，布满了贴纸。女人正洗完澡，裹着大浴袍从玻璃房出来，发梢的水珠不停地往下滴……男人在旁很有成就



感地微笑。我的一个忧虑因此消除了，莫名其妙地感到高兴。

疫情来了，小巷封了，我只能改道上下班。其后我再走这边时，“印刷车间”已人去楼空。一切就像曲终人散后的舞台，陋巷故我，只是多了一个废弃的玻璃房，很像是热闹留下的渣。

每个城市都难免有被发展遗忘的角落。我们正好可以于此回望过往，寻觅时间留下的影子，怀念青春和奋斗：那对努力的小夫妻如今还好吧？我想定是过上了他们想要的生活。该有小孩了吧？那团雪还好吧？小媳妇发梢的水珠应该会滴落在精致的浴缸上了吧？

构树又叫假杨梅



Ruby

夏天，在小区散步时，会特别留意避开构树，也就是“假杨梅”。红通通的构果，不知什么时候会掉下来。倘若运气不好掉在身上，衣服就会染上色。

一辆红色小轿车停在构树下，一夜之间车顶就掉满了构果。

在古代，构树被称为“穀”。《诗经·小雅》有“乐彼之园，爰有树檀，其下维穀”的诗句，大意为园中何地有青檀大树，下面便会有稍矮的构树。其实构树并不矮，属高大乔木，目测起码有十多米高。

构树浑身都是宝——构果可吃。生津、微甜、补肾，所以又叫肾宝。

构叶可洗碗，因表面阔大而粗糙。今晚我使用构叶洗了碗，烟火厨房顿觉有

了文艺气息。

构树皮可造纸。有年在大理，参观当地非遗集合仓，记得有一项非遗古法造纸，源于大理鹤庆，即用山中竹麻、构树皮为原料。

构汁可入药。看过一个视频，掰断构树枝，会流出白色的浆汁。

我是很想尝尝构树汁的，不过不好意思故意掰断枝条，那就留个念想吧。毕竟，尝过构果、玩了构叶，也应该知足了。

行行摄摄

人生忧患始于名



章忠

路边围墙外的葫芦藤上结了一串小葫芦，我数了数，不多不少，正好是七个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七个葫芦娃？



一位老者看到我在拍照，走过来对我说：“他们都说我就是‘葫芦娃爷爷’，你拍照片可以，可不能发到网上哦，我怕这些葫芦被人惦记上，我再也保护不了它们了！”看来，这棵葫芦是这位老者栽种的，我转身对他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不是本地人，就算发到网上也没人找到这里。”他又小声对我说：“其实叫我‘葫芦娃爷爷’有点勉强，原来藤上是八个葫芦，我小孙子说是要和动画片里一样，硬要我摘掉了一个，但是以后它们可就一个都不能少了！本来就是种养着玩的，谁要是想摘一两只，我也不介意，可现在自然有了‘葫芦娃爷爷’的身份，我就有义务保护它们——唉，我怎么感觉我被我那小孙子和这些葫芦娃给下了套呢？”

人生本来就没有剧本，如果你非得要给自己安排个角色，打造一种人设，往往不是累死就是被困死。



本版投稿方式：

邮箱 jhwbpyq@163.com 或扫二维码（如下）。投稿时请注明“投晚报‘朋友圈’版面”，同时附上微信名、头像图片和通联方式。一经采用，稿费从优。

